

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:袁中道

□ 侯丽

袁中道(1570—1626年),晚明著名文学家。字小修,袁宗道、袁宏道弟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,授徽州府教授,后升南京吏部郎中。天启六年(1626年)病逝于南京,终年57岁。

袁中道十余岁作《黄山》《雪》二赋,即有文名。但科场不像两位兄长那样得意,屡试不中,34岁中举,47岁时(万历四十四年)才成进士。

不过,科场失落,倒换来了文学上的收获。他本来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,科场长期失意,更使他忘情山水。宏道任吴县令时,他就遍游吴、越名胜,写了大量的山水诗篇。宏道评论他的诗“大者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。有时情与境会,顷刻千言,如水东注,令人夺魄。”中道的诗一度成为“公安派”代表作。中道的文学思想与文风,基本上继承了两位兄长的传统。他晚年系统的整理和刊行他们兄弟三人的著作,并全面、客观地总结了“公安派”文学运动的得失,是“公安派”末流的一位中坚。他的作品,《珂雪斋前集》《珂雪斋近集》《游居柿录》等,其中也有很多关于公安家乡的诗文。

袁中道是晚明文坛最后一道风景线。当两位兄长先后辞世,坚守公安派文学主张,在文坛奋斗并宣传其文学理想的,也就剩下这位最小的袁氏兄弟了。

袁中道同二位兄长一样,出生即聪慧过人,十余岁就能作出五千余言的《黄山赋》《雪赋》,文思敏捷,视野开阔,想象奇特,当时即有人称“奇才”,说是天才并不为过!

袁中道与宗道、宏道性格上同具狂狷不羁的特点,但个性各有不同,相比大哥宗道的纯朴自守、厚道慎独的处士气,二哥宏道的锋芒横溢、满腹珠玑、天马行空的狂士气而言,中道则更像一个侠士。中道16岁即考中秀才,但少时以豪杰自命,性格豪爽,喜交结朋友,四处游历,自踏上文

坛后,以李白为人生和写作的导师。性格中的某些东西与李白的狂放不羁,浪游访仙,学道参佛不谋而合,或者说一拍即合。除了像两个哥哥一样努力参加科举考试,其余时间他都如一个唐朝游侠或者诗丐浪游世界,西陵泛舟,塞上走马,燕赵齐鲁吴越之地,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其间也曾度过很长时间的眠花宿柳的放浪生活。他的诗“我昔寓京华,狂狂灑洒,世人不知我,惟君独怜予。阳春二三月,飞絮遍九衢,骑马穿花市,衔杯入酒垆。”可比李白的《少年行》“五陵年少金市东,银鞍白马度春风,落花踏尽游何处,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《襄阳歌》中所写的“千金骏马换小妾,笑坐雕鞍歌落梅。”《流夜郎赠辛判官》中所写的“昔在长安醉花柳,走马章台看金鞭”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风度。中道的《放歌赠人》里强调了“第一韶光莫虚掷”,醉心于“冥从刻烛诗千篇,男女杂坐酒一石”。虽然他的生活有些荒唐,但正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,使他的文才大为精进,创作有了飞速的提高。

1588年(万历十六年),他来到京城,交游更广。经李贽推荐,大同巡抚梅国桢数次函邀他去做客,他回信说:“明公赋马万匹,不以一骑逆予,而欲召国士,胡偶也!”于是梅国桢派人,备好马,再次迎接。1595年(万历二十三年),他漫游塞上,梅为上宾,陪同打猎、游览。他每作一诗,梅赞扬说:“真才子也!”而后继续游齐鲁,登泰山,观日出。这年9月,到吴县,遍游吴越名胜。

不久,他的诗集刊行于世。其兄对他大力推崇,宏道在序言中说:“大都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。有时情与境会,顷刻千言,如水东注,令人夺魄。”这也是在阐述公安派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文学主张,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也肇始于此。这部诗集,一时成为

“公安派”作品的经典。“凡吴中名流、高衲、歌儿、老嫗,无不口小修者为名士,而公亦到处咏不辍。”

中道虽然文场得意,但科场失意。一直到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才在顺天府的乡试中录取,列第三名。二哥宏道得知喜讯,竟写了八首诗祝贺。但没想到的是,第二年春京师的会试中,中道又一次落榜。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当一名侠士的决心。万历三十七年,他又造了一条船,取名“泛兔”(取自楚辞“泛泛若水中之兔”),独自东游。

万历三十八年,为躲避患急疾,从公安移居到沙市的二哥袁宗道突然去世,公安派主将倒了。这是继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大哥宗道在京暴亡后,又一次对中的沉重打击。

三兄弟只有他活着,家庭和二兄未竟事业的重担,全部压在他的身上。此时,早年的侠气已荡然无存,看一看他的日记《游居柿录》,真的是“感慨苍凉”,足以使人凄然长叹不已。他有很长时间在悲痛中无力自拔,对一切失去了兴趣。后来他跑到当阳玉泉寺寻求解脱。万历三十九年初,在该寺建了一座小亭,取名堆菴,独自居住在亭中。他“日清坐亭中,惟闻松声鸟声,及岭上叱牛声也……上看西山晚岚,夕阳射,薄雾紫拂,益其愁情,如墨花碧郁不散。”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好的疗养与慰藉。

事实上,中道并没有沉沦,在宏道逝世第三年,大戏家汤显祖给他赠诗道:“楚中才子萧条甚,乞与人间留小修。”这对中道是非常重要的激励。意思是当公安派因两位重要干将去世后,重担应当是中道挑起来,责无旁贷,也是众望所归。

万历四十二年(1616年),他终于大器晚成,取得了进士,这年他46岁。次年到达京师候选,后来得了个徽州府学教授,再后来升任国子

博士,万历四十八年调任南京礼部主事。

袁宏道逝世之后,对公安派非议渐多起来,中道又不容辞地站出来维护,做公安派最后的中坚和掌门人。他一是为维护二哥宏道的声誉做了许多事情,反击那些无理指责者,再是编定刊刻了《袁中郎全集》,纠正了坊间一些以讹传讹的谬误,对公安派的理论和创作都作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用心的检讨与梳理,对于宣传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首先,他对整个公安派理论特别是创作进行了一次审视,对公安派的理论和创作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。中道在反思的同时,充分肯定了公安派早期理论和创作的历史功绩,特别是把它放在扫荡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背景之下,充分论证了它对破人执,张扬主体意识,抒发个性性灵,“为后人拓多少心胸,豁多少眼目”的巨大作用。这种认定,既不是一味地为公安派辩护,也不是盲目地为公安派护短,既继承了前辈的革新精神,也找出了今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。

公安派是以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口号登上文坛,高扬个性,力倡真声,横扫复古迷雾,使当时的文坛面目焕然一新。相对于复古主义甚或保守的文化传统,这是“变”,对于公安派自己,宏道变复古为率性,这种创造精神难得,但有创新就有模仿,事实上,当时学公安派或者聚集在公安派旗下的不少,难免泥沙俱下,模仿走样就成为必然。袁中道也看到了这一现实,他说:“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。有作始,自有末流,有末流,还有作始。其变也,皆若气行乎其间。创为变者,与受变者,皆不及知。是故性情之发,无所不吐,其势必互异而趋,趋于一,又将变矣……”指出艺术创作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。谈到后来者学宏道新诗的状况,他说:“及其后也学之者稍人

而易,填无不收,情无不写,未免冲口而发,不复检括,而诗道又将病矣。”他认为,“学”是一种必然的过程,但有一个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。学得正,就真正成为诗道之病。由此,他批评了那些只学宏道皮毛而未能学宏道精髓的做诗:“至于一二学语者流,粗知趋向,又取先生少时偶尔率易之语,效颦学步,其究为露骨,为纤巧,为莽荡……岂先生本旨哉?”并指出学宏道的正确做法是:“学其发抒性灵,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。”

作为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,他在维护公安派“性灵说”的理论旗帜,批评后世学末流创作偏差,修正今后的发展方向的同时,也在理论上表现出一些自己的特色,在艺术追求上也有意幽深的风格转变。这也是他经过太多人生离别所至。

天启四年(1624年),中道55岁时任南京吏部郎中。两年后,在南京客逝。那天,他“晨起焚香静坐,瑜时而逝,鼻垂玉筋,人以为得道云。”

中道生前曾多次谒见过著名的进步思想家、文学家李贽,求教问学,写过不少赞颂李贽的诗文。李被朝廷加以“敢倡乱道,惑世诬民”的罪名迫害致死,他冒着风险为李立传(《李温陵传》)。对传主的人品学问,革新精神,倍加尊崇。其他如《赵大司马传略》诸文,敢于针砭时弊;中道大量清新明畅的山水游记,均广为人们传诵。也有部分诗文流露出浓厚的失意自伤情绪,晚年对“公安派”革新有保守倾向。

袁中道的著作,有《珂雪斋前集》《珂雪斋近集》《游居柿录》等。他的前半生像极了李白,但是他的后半生注定了只能是袁中道。

他在兄长们过世后对公安派尽心尽责,呵护之,矫正之,发扬之,被誉为“下启竟陵派的第一人”。这种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,怕是他自己从未曾想到的。

也许,文学的规律就是如此吧!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六年第五期 总第一百九十六期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72

文史杂谈

唐代诗人元稹的江陵诗情

□ 张卫平

“誓欲通愚睿,生憎效嘤嘤。”“今日俸钱过十万,与君营奠复营斋。”这两句诗,一铿锵,一沉痛,恰似唐朝诗人元稹贬谪江陵五年时光的双重印鉴。前者,是他初抵江陵时,未曾熄灭的政治理想与孤直气节;后者,则是岁月深处,那无法愈合的心灵创痛与深情回响。江陵,这片曾经接纳了无数贬谪文人的诗城,因元稹的诗,增添了一抹永不褪色的文化记忆。

正直的代价,是惨重的。对此,元稹在《文苑自叙》中坦言:“予自东川还,朋(严)砺者潜切齿矣。”正是这种不畏权势的品格,使他成为权贵的眼中钉。元和五年(809年)春,时任监察御史的他,因为弹劾权贵,触怒宦官,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。三十而立的他,就这样,被一纸诏书,从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,抛掷到千里之外的江汉泽国。

让人始料不及的是,一场元稹政治生涯的顿挫,竟然意外地成为其诗歌生命,走向成熟与丰饶的转折点,让他在南国的烟水与楚地的风谣中,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淬炼与诗歌创作的涅槃重生。元稹早年,与白居易共同提倡“新乐府”,有着“元白”之称,诗作号为“元和体”。与历史上大多数贬谪诗人一样,政治上的不幸,成就了元稹诗歌上的辉煌。从元和五年到元和九年,被贬江陵期间,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大转折点,整体风貌趋于成熟。对此,白居易在《和答诗十首并序》中说,元稹在江陵诗“凡五六千言,言有为,章有旨”,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崭新的风貌。

江陵五年,对于元稹而言,既是一段政治失意的岁月,也是一次艺术的丰收季节。在这片充满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,他的诗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。从关注社会现实的讽喻诗,到抒发个人情感的悼亡诗;从学习楚辞的骚体创作,到开创性的次韵诗实践,元稹在江陵完成了从一个政治诗人到一个全面发展的艺术家的转变。

“酣歌离岷顶,负气入江陵”。抵达江陵之初,元稹的心情如同自己在《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四功曹五十韵》中所写的那样。然而,政治上的挫折并未摧毁他的信念。他在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中非常坚定地宣告:“誓欲通愚睿,生憎效嘤嘤。倏存真妾妇,谗死是男儿。”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,构成了

他在江陵时期创作的内在张力。

从北方来到南方,元稹对荆州的风土人情产生了十分浓厚兴趣。然而,他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好奇的观察家,更是一位具有深刻社会责任感的诗人。如,他在《襄中》中,豪不留情地批判荆楚的迷信风俗:“楚俗不事事,巫风事妖神;事妖结社,不问疏与亲”;在《竞舟》中,他担忧竞渡活动影响农时:“楚俗不爱力,费力为竞舟”。这些诗作,体现了元稹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。

例如,在《竹部》诗里描绘石首农民的艰辛。诗中写道:“朝朝冰雪行,夜夜豺狼宿。科首霜断蓬,枯树烧余木。一束十余茎,千钱百余束。得钱盈千百,得粟盈斗斛。归来不买食,父子分半菽。持此欲何为?官家岁输促。”元稹将自己的官吏生活,与农民的苦难进行了对照,发出了“愧尔不复言,尔生何太蹙”的深沉叹息。这种将自我,置于批判位置的真诚同情,使他的诗作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,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。

元稹在江陵的诗作,不仅是对社会的批判,更有情感的深沉流淌。元和四年七月,其妻韦丛在长安病逝,这种悲痛之情,在元稹贬谪期间持续发酵。于是,元稹的《遣悲怀三首》,成为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巅峰之作。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、诗人陈寅恪在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说:“凡微之之关于韦氏悼亡之诗,皆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,而不旁涉其他。专较贫贱夫妻实写,而无溢美之词,所以情文并茂,遂成千古名著。”诗中,元稹以东晋谢安侄女谢道韞比喻韦氏,以战国贫士黔娄自况,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回忆,塑造了一位贤淑坚忍的女性形象。语言质朴无华,情感深沉如海,展现了元稹诗歌的另一面。

楚国八百年,鼎盛在荆州。江陵,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,对元稹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在江陵的作品,明显带有楚辞的烙印。如《有酒十章》其九:“有酒有酒今日将落,余光委照在林薄。阳乌撩乱兮屋上栖,阴怪跳越兮水中跃。月争光兮星又繁,烧空兮焰仍烁。我可奈何兮时既昏,一杯又进兮聊处。”诗中“兮”字的运用、瑰丽的想象、激昂的情感表达,都与楚辞一脉相承。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,使元稹的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都获得了新的突破。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用假日经济的钥匙打开荆州消费增长新空间

□ 余波



荆州市商务局数据显示,2026年元旦期间,全市紧扣“欢购荆州 荆彩新年”新春消费季主题,以“政策赋能、场景焕新、商圈联动、全城协同”为核心举措,密集推出各类消费活动80余场,成功拉动消费1.2亿元,同比增长6.9%。其中,重点监测的6家商业综合体实现销售额3453万元,同比增长7.1%;14家重点商超销售额突破1300万元,同比增长6.6%。依托假日消费窗口期,荆州凭借精准施策与场景创新,有效打通了流量转化通道,为本地消费增长开辟了新空间。

假日经济的核心要义,在于精准匹配假日消费特性与市场供给。荆州的举措恰好找准了这一发力点,以政策赋能筑牢保障,以精准供给激活需求。针对假日期间家庭消费、品质消费集中释放的特点,当地摒弃“大水漫灌”式促销,紧扣主题推出“家电+5进”“汽车多重福利”等精准活动。这不仅契合了消费者假日焕新需求,也让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,最终推动家电消费同比增长13.2%、汽车消费客流量提升12%,实现了假日消费的精准破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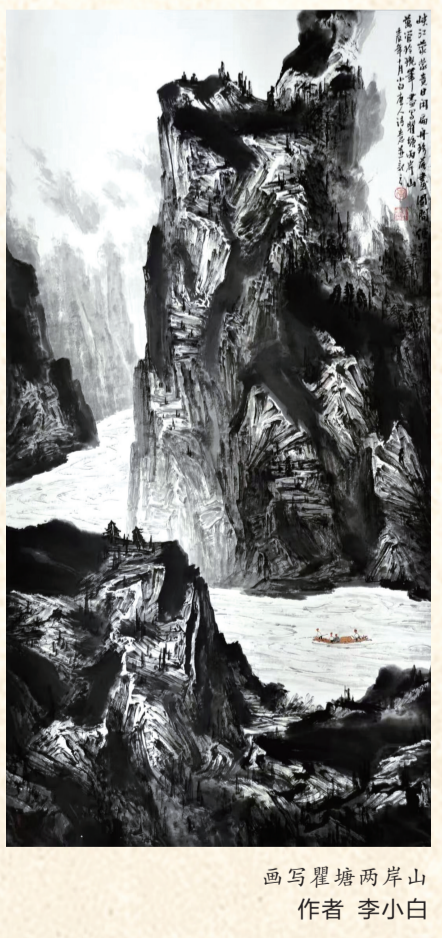
场景焕新是荆州留住假日人流、转化消费增量的关键抓手。如今的假日消费已跳出“单一购物”维度,转向“体验+氛围”的双重追求,优质消费场景成为吸引客流的核心竞争力。荆州各大商圈的现场充分印证了这一点:吾悦广场“超级跨年派对”、人信汇“奇遇暖冬跨年”、花台市集“1周年生日趴”等主题活动,精准契合了假日社交与娱乐需求。根据市场反馈,万达广场单日客流刷新同期纪录,吾悦广场节日营业额突破千万元,服饰等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20%。可见,丰富多元的场景区营造能有效延长客流停留时间、提升消费意愿,实现从“人流”到“消费流”的高效转化。

全城协同布局进一步拓宽了荆州假日经济的增长边界。假日经济要实现规模扩容,离不开“城区引领、县域联动、全域覆盖”的格局支撑。荆州在做强城区核心消费场景的同时,大力激活县域特色活动,推动特色街区人流同比增长15%以上。这种全域联动模式,不仅让假日经济红利覆盖城乡,更深挖了本地消费潜力,形成“多点开花、全域共振”的消费格局,为假日经济的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筑牢了基础。

当前,假日经济已成为拉动消费、稳增长的重要引擎,但如何摆脱“短期繁荣”、实现可持续发展,是普遍面临的难题。目前荆州构建的“政策赋能+场景创新+全城协同”体系,既抓住了假日消费窗口期,也注重培育长期吸引力。可见,发展假日经济需要精准对接需求以留住人流,强化全域联动以拓展空间,健全长效机制以方能推动“短期热点”向“持续动力”转变。

新年伊始的这场“开门红”,为荆州全年经济发展注入了信心与活力。随着春节临近,荆州将持续深化这一模式,不断优化消费环境、创新假日供给、完善联动机制,假日经济必将持续释放红利,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。

翰墨荆楚⑤



画写瞿塘两岸山
作者 李小白